

成都出版社

● 伍近先 著

浮游

共和國駐外使官手記



伍近先
著

浮游

共和國駐外使官
手記

成都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:011号

责任编辑:萧青 田子键

封面设计:文绍安

浮 游

伍近光 著

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
(成都市十二桥3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蒲江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 印张:9.25 字数:210千

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ISBN7-80575-673-2/1·135 定价:7.80元



伍近先 1949年
参军。做过文化干
事、宣传处长、军区
文化部副部长。自幼
喜爱文学，年轻时
写过《陆南关之歌》。
此后二十年干别的
事情去了……。七十
年代又圆旧梦，握笔
写小说、散文、电影、
话剧……

作者授權，此書為國內唯一合法版本

第一章

当他走出机舱，抬头望见候机楼顶上两个耀眼的大字的时候，他的空间感觉才顿时清晰起来，这不是华盛顿，不是渥太华，不是里约，不是圣保罗，不是布依诺斯艾里斯，这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——长沙！

为什么到长沙来了？他走在舷梯上，随着醒梦般的感觉的消失，他禁不住摇着头问自己。旅游吗，该去西安或是桂林，寻访当年部队的老战友，该去广州或是海南；看看家乡的山和水，该去秦淮大地……为什么到长沙来了？

两个钟头前，当他驱车京郊机场的时候，他不曾这么细想过。当时，他只想着到外地走走，不想一个人闷在京城里捱寂寞。去哪？彼岸归来，故国何处不热土？

当时机场就近起飞的飞机是到长沙的 405 航班。

事情就是这么偶然和简单。

一位外国将军说过：微不足道的原因可以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。他说的是战争。生活何曾不是如此。世间多少生生死死、扑朔迷离的事情皆是偶然因素促成的。本篇叙述的故事，起因是偶然的，当中也多有偶然事件。“偶因一回顾，方为人上人。”生活

的偶然，方可借来作传奇。

自然，一切偶然都是必然。

我们的这位偶然飞来长沙的客人，他的彼岸归来也是偶然事件促成的。

他叫柯为，中国驻南美某国使馆武官，今年四十八岁，还光棍一人。他五十年代从部队选调进军事学院武官队，毕业后被派往欧洲，后又调中南美洲，辗转在几个西班牙语国家做了近二十年的武官，一个无牵无挂、默默无闻的武官。

据说，武官都应当是默默无闻的，即使默默无闻中有着轰轰烈烈，也应当力求默默无闻。然而，一次偶然的突发事件，使他无法再在那个复杂纷纭的世界默默无闻下去。

半个月前，他从北美参观一个博览会飞返驻在国，飞机飞临加勒比海上空，突然发生劫机事件。正当一男一女两个劫机者跳将出来持枪威逼乘客时，恰逢他从卫生间走出来。中国人的哲学：鄙弃一切的劫持、绑架、爆炸和谋杀。他一看事态危急，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恰到好处，凭着武官的机敏和平时习练的武功，他突然爆发了。他奋起拳脚，左右开弓，闪电般地将两个劫机者击倒在过道上，夺下了他们手中的武器；瞬间，他掉转身去关照驾驶舱，双枪指向驾驶舱门口的歹徒：Don't move! 刚撞开驾驶舱门的歹徒回头见同伙被制服，一时乱了手脚，在猝不及防中被机组人员一刀毙命！

突发事件在突然间成功地解决了。

当乘客们从噩梦中苏醒过来，机舱里一片欢腾，各色人种的男女，纷纷上前拥抱亲吻他，他用西班牙语致谢：上帝保佑，祝大家好运！他希望人们把他当作亚裔侨民，希望事情就此过去。他泰然地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像是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。无奈乘客中

有驻在国政府的要人，有国防部的将军，还有一批社会名流，当中有在外交场合见过他的，这便非同小可了。当飞机平安抵达目的地，驻在国首府沸腾了，掀起了一个狂欢之夜。他被簇拥着上了一辆大彩车，接着，出手绑缚歹徒的乘客、全体机组人员，一人一辆大彩车，浩浩荡荡，在焰火和鲜花中接受人们的欢呼。他是英雄中的英雄。满街的呼喊声：“中国武官，好样的！”“好样的，中国武官！”使馆出面交涉，也难能挡住那个民族的英雄主义传统。几天后，驻在国政府内阁授予他“月亮神勋章”，首府接纳他为“荣誉市民”。他成了驻在国和整个南美外交界的风云人物。更有一帮痴情女郎，当她们从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得知中国武官英雄还是个单身汉，一个个便成天流连在中国使馆门前：“他是中国武官，却是我们的市民……”

他被奉调回国了。

确切地说是离任回国。他感到深深的懊恼和不安，一个老资格的武官，竟忘记了自己是不应当成为风云人物的。他行色匆匆，从南美飞北美，从北美飞日本，再从日本飞北京。他一下飞机，便直奔主管机关。他想为自己的“突然爆发”作点必要的解释。他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人道动机而行动的，虽有考虑不周，但并非存心要出风头，使自己成为哗然新闻人物；反劫持的成功，终究是得人心的，也避免了一个武官被劫持所引起的外交麻烦，黑社会是不讲什么外交豁免权的。事情总是有正反两方面的。他希望得到主管机关的谅解，他不想就此了结他的武官生涯。他年年岁不小了，改行干别的有困难。他可以到别的国家去继续“默默无闻”……

主管机关的接待出乎他的意外。

主持武官工作的老武官，没有赞扬他的“月亮神勋章”，也没

有批评他的“突然爆发”，寒暄几句之后，竟同他谈起了“女人问题”。

“结婚吧阁下，找个女人结婚。很抱歉，要不是这次劫机事件，我都把阁下给忘了，忘记了一个男人是该有个女人的。这事，你们的大使和外交部都有话了，说我们太官僚。是呀，我也不明白，这事为什么拖到现在。不能再拖，再拖几年，别说那些有印第安血统和吉普赛血统的南美女人，就是给你个贤德的中国女人，也怕奈何不了了。结婚，这是阁下这次回国的任务。结了婚再考虑新的任所。我们已经有考虑，准备给你那个近一点的地方。”老武官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来递给她：“这是你的征婚启事，如无不妥，明天就见报。我那口子在报社的社会部，可以效红娘之劳。”

柯为接过白纸，上面是几行电脑打字：

柯为，男，驻外武官，标准中国军人，通英语和西班牙语，业余翻译家，多年海外工作，四十有八尚未婚配，欲征三十八至四十五岁才貌相当之女性为伴，有无婚史不限，有一两个小孩亦可，有出国工作条件之老姑娘最为相宜。归国寻偶，时不久待，有意者万望从速……

柯为这才哈哈大笑起来，老武官也不由得嘿嘿笑了。

“还是让我述职吧。”

“请吧。”

……

柯为没有在北京的报纸上刊登他的“征婚启事”。他觉得这样做有点滑稽，驻外武官，一国军方的代表，在报纸上公开征婚，这在国外也是少见的。他不想损害别人，也不想捉弄自己。他不是不想结婚，更不是从来就不想结婚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也曾有过

至今难忘的罗曼史，他不想重犯过去的错误。国内国外，天各一方，那种错误是难得不犯的。而要找一個能一同出国工作的老姑娘，这对一个快五十的男人来说，谈何容易！他不相信在他的生活里还会有这种奇迹发生。浪迹天涯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：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没有人担心你会粉身碎骨；到海上去冲浪，没有人忧心你会被鲨鱼吞掉；外出公务，没有人为你可能被绑架而牵肠挂肚……乐得来去无牵挂。

逛完京城新貌，想到外地走走。他便飞来了长沙。

此刻，他在机场给北京打长途，报告他的行踪。老武官在电话里说：“你跑到长沙干什么去？长沙马王堆的那个女人年岁太大了嘛！”

他哈哈笑道：“我不钻马王堆，我去桃花江！”

他走出电话间，在休息厅里浏览当地的报纸。一种职业习惯。多少不公开的东西是从公开的报纸泄漏出来的。他看着看着，禁不住叫了起来：“是他！准是他……”

二

说偶然便偶然。柯为在报纸上发现的“他”，是他当年部队的老团长周云桥，现任省军区司令员、省政协副主席！

要在长沙城里找到省军区司令员这号头面人物，自然是不费什么的。

周云桥见到柯为，老半天才把他认出来。

“唉呀，小柯呀小柯呀，我们都以为没你这个人了！瞧你这模样，倒像是在哪里冬眠了这些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还当兵哩，当到国外去了。”

“干军事顾问？咱们不是不搞输出吗？”

“驻外武官。”

“哦，出息成武官了，还行。武官夫人呢，没一起来？”

柯为伸出一个指头：“还是这个。”

周云桥叫道：“什么，现在还要单枪？外交官还要单枪？”

周云桥华侨出身，抗战初期，从香港奔延安那一伙当中的一个，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作战部队，三十年间，从实习排长干到副军长，七十年代初调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城警备区司令员，几年后任省军区司令。他自称周瑜的后代，因此有“周都督”的别称。周都督没有继承老都督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遗风，倒是为人豁达大度，随和近人，向来视部下如兄弟。因此，他手下的那些营长团长，参谋干事，凡有转业的，都奔了长沙来。这一来，周都督家便经常地高朋满座，热闹非凡。那些男女部下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各种理由到都督家聚会，一来看望老团长老师长，二来打老团长老师长的“平伙”。都督老俩口也乐得如此，他们无儿无女，只有一个小姨妹还在国外工作，有老部下们来闹闹，省得老俩口假日里眼对眼地捱冷清。

柯为到，周都督家更该热闹一番了。

这一天，都督家的客厅里男女济济，欢声笑语，激情洋溢。这次来聚会的人是周都督亲自打电话邀集的。“都来，男人女人都来，扣工资扣奖金也来！还记得咱们团的那个大少爷青年干事柯为吗？小子还活在世上，活得还挺快活哩！驻外武官。可也没什么大出息，到现在还要单枪！明白吗，男人女人都到！”

“真想不到，找到一个，竟有了一大串！你们怎么都跑到长沙来了？桃花江上美人多么？”

能见到这么多年时的朋友，柯为心里很激动很高兴。

柯为今天穿一身海外便服。矮领宽袖的白上装，一边是精致带盖的盾形口袋，一边是两条金色的盘绕着的鳄鱼；质地考究的猎装裤，把东方的马裤和西方的牛仔巧妙地糅和在一起。他脸色黑里透红，眼睛清澈透蓝，从那里可以感觉到大洋彼岸的阳光、加勒比海的碧波和热带雨林的明净；一头浓黑的短而粗的头发，更增添了他年轻力壮的魅力。真是冬眠了好些年似的。在座的半老徐娘们，一个个神采飞扬地盯着仪表堂堂的武官，眼睛里洋溢着少女般的媚光，心里大动惋惜之情。她们窃窃私语着：“好个风流武官，荒废了多少好时光！”“也不知在外边过的啥日子，少说比咱那口子年轻二十！”“咱那号土货，提鞋吧！”

老朋友相见，谈笑无拘束。

“柯为，咋闹的，是不是西洋景看多了，看花眼了？”

“兴许是洋面包啃多了，倒了胃口？”

“现在流行艾滋病，小心感染！”

柯为嘿嘿笑道：“说得不对，伙计们。我不是叫洋面包倒了胃口的，是叫咱们中国的白馒头噎住啦。其实呀，不瞒各位，别看你们都当爷爷奶奶了，可要说搞恋爱，我比你们资格老哩，当年进军广东海南的时候，就恋过一回，年头还不短。”

“哦？那时候？没搞成？”

“那会儿咱们不够条件不是？不够条件，就只好转入地下。搞地下恋爱，滋味儿倒也不错，可就是该说的没说清，该做的没做到，一分手，就不怎么牢靠了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死活不知了。”

“后来就没再找？”

“先是在欧洲，后来又去了南美。当中回来过几次，也有心拾

撮个小后方，也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嘛。谁知那时国内‘轰轰烈烈’，外交官是半个外国人，谁见谁躲。”

“娘的，在国外也没能躲脱那场灾难！”

周都督揆入说：“所以呀，今天把大伙请来，就是为这码子事：给咱们小柯找个媳妇儿。他这次回国，领导交给的就是这任务，说是结了婚才放他出去。在座有结了两次的吧？不能让咱们小柯一次也摊不上呀。我看啦，大伙找，男女齐动员，找上一个班半个排的，让他挑！”

“好！”客厅里一片赞同声。

有老朋友说：“这事好办，现今大城市里老姑娘有的是，要知道是当武官夫人，能出国逛游，只怕要疯了半个长沙城！”

“对，咱们来个快速作业，喝了你的喜酒再送你上路。”

柯为事前并不知道老团长邀集今天的聚会的意图。他以为是大家见见面，聚谈聚谈，一别三十年，重温一下当年的部队生活是很有趣的。此刻，见老团长热心他结婚成家的事，老朋友们也都心情殷切，他心里越加感到暖洋洋的，他想起了南美民间的一句格言：“妻子是原配的好，朋友是年轻的时候交的深。”但是，他不能接受老团长和朋友们的热心关照。他离京外出，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打算；他不可能在长沙呆很长时间，仓促成事，太冒风险；要是“疯了半个长沙城”，就更不妥了。

“不妥不妥，各位。”柯为说：“实在不敢劳各位大驾，惊动贵方宝地。我在国外，就是因为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露了一下，闹了个满城风雨，才不得不离任回国的”。

“这是在国内怕什么？北京不是还要在报纸上给你登征婚启事吗？那才是满城风雨呢。咱们分头去找，到时候也就是招待所挤一点罢了。挤就挤一点，实在挤就成单行嘛！”

大伙都乐了。周云桥心也不甚宽，那敢又是非。人民个非，景只朋友继续说跟他：“能找个带走的当然更好，要是带不走的就把家安在长沙也行嘛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关照不好她？说说条件吧。武官夫人有什么特别要求？”

三十他刚想说什么，一位女客冲周云桥说：“周都督，今天怎么没把梁佩瑶找来？她那个湘雅公司里，可是老少姑娘有的是，都是洋派的，肯定合武官的胃口。”

卅一梁佩瑶？她说的是梁佩瑶？柯为顿时怔住了。他嗫嚅道：“梁佩瑶，哪个梁佩瑶？”

卅二周云桥说：“梁大经理，明天才从广州回来。这个梁佩瑶，说来你也该认识的，也是咱们团的，五四年离开部队到青岛上大学，后来跟欧阳易华结了婚。欧阳易华，有印象吗？师里的参谋，也是那个期间离开部队的，先是在海军学院学习，后来留校当教官。都在青岛。”

柯为心里一阵波浪翻滚。他努力控制着自己，平静地问道：“欧阳也在长沙？”

卅三“哪里还有个欧阳啊？”周云桥说，“咱们这一串串，就数这小子不争气。当然，现在看来，也不能全怪他。历史的错误。据梁佩瑶说，也就是一篇文章，他说该从西方买几条船，通过买船买技术。这在今天不是很好说吗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。可在当时，不替时宜，又恰当其时。出事了。不几天，人没了。至今死不见尸，活不见人。梁佩瑶自然遭连累了。她是学纺织的，带着不曾见过爹的孩子到洞庭湖滨的柘泽地种黄麻，差点没活出来。七四年她打听到我在省城警备区，给我来了信，我才把她弄到长沙来，先在一家湘绣厂做技术员，后来当副厂长。梁佩瑶是个能干女人，现在冒尖啦。一家中侨合资企业的总经理，长沙的名人啦。”

只是，没个男人。我没少劝她，就是不动心，像是死心了。其实，她也才四十五六。等她回来，我领你去逛逛她的公司，让她办办洋招待。唉唉，说走题了。”

周云桥的话，句句像榔头敲击在柯为的心坎上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梁佩瑶还活着，而且就在长沙城里。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塞着，声音喑哑地应着老团长：“唔，好……”

“还是回到题上来吧，武官夫人的条件。”

周云桥的老伴常大姐提壶续水，有条有款地说：“条件嘛，我看啦，一要年龄相当，模样儿相配。卓文君配司马相如，祝英台配梁山伯，黛玉虽没有配成宝玉，那薛宝钗的年龄相貌也还中哩。外交官夫人得在酒席宴会上并排坐哩，突眼龅牙的可不行。这二嘛，得有才学的，能同武官一道出国工作。不能一个在地球这边，一个在地球那边；一个在睡觉，一个在逛大街。够这两条的就拿出来亮亮，不够的，我看就得。”

在座客人有的乐了，有的直打愣。

周云桥说：“老太婆，你这是煞的哪股风？你说的条件是不是太高了点。大伙说的是给小柯找个对象成家，也不是选女大使。咱们中国还没有女大使，有女大使未必就出在咱们长沙。要我说，根据北京给准备的那个征婚启事的精神，条件不要太高，要紧的是人合适，出国不出国……”

不等周云桥说完，常大姐上前咬着他的耳朵说：“你呀，糊涂都督！”

周云桥不明所以，仰着头直眨眼睛。

女人耳朵尖心眼细。一位女客蓦然拍着大腿嚷道：“唉呀周都督，常大姐说的是呀，你们家有个现成的！常大姐是瞅着葫芦说瓢儿哩！”

周云桥恍然大悟，嘀咕道：“常璐？”

“还能是谁呀！”女客叫道，“太棒啦！”

好多人也都反应过来，客厅里顿时气氛活跃。

“可不嘛，真像是一个等着一个似的！”

“本来嘛，今世姻缘前世定，不到时候不拜堂。”

常璐，常大姐的亲妹子，从小随姐夫姐姐长大，闺女似的。柯为当年在团里的时候还背过抱过她，一个乖巧乖巧的小女孩。她现在是新华社驻泰国曼谷的记者，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，也是国外不成，国内难就，周云桥老两口为此焦心了多少年！在座的部下也有帮过不少忙的，都没有帮成。

周云桥嘿嘿笑道：“我们的这位记者小姐，大家知道的，挑剔太多。再说，她眼下在国外，只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啰。”

女客说：“远什么，上几回不就是一个电报就召回来了？”

“好，算个候选的。”周云桥说，“不过，大家还是费心多找几个，也好有个挑头。”

……

柯为像是没有听见大家说的话。梁佩瑶在他心里沉浮着，撞击着。他当年的那场“滋味儿不错”的地下恋爱，恋的就是梁佩瑶啊！

梁佩瑶同欧阳易华结婚，他是那年第一次回国奔青岛去找梁佩瑶才知道的。据梁佩瑶的女伴所说的情况，梁佩瑶所以不再等他，完全是因为那几年他在欧洲行址不定，粗心大意断了音讯，并由此产生误解而造成的，怪不得梁佩瑶，也难说是欧阳易华的过错。他懊悔不已，心里一片悲凉。梁佩瑶的女伴还告诉他，梁佩瑶婚后不久，丈夫便出了事再不见人影，备受“失去爱情又丢了丈夫”的煎熬，只因身怀有孕，才没有寻了短见；她熬足月

份，生下孩子以后，不知是心情好些还是更糟，她主动要求同学校的几个“份子”去了南方，去“找”地方种黄麻。这更使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痛苦。他到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在从青岛到北京的火车上的那种不言不语、不吃不喝的沉痛滋味。他很想再见她一次，向她赔罪认错，求得一些解脱。可是从那以后，他多次回国，都不曾打听到梁佩瑶的消息。想忘却的偏偏是忘却不了的，在大洋彼岸，他多少次面海猜度：梁佩瑶也许活不出来，也许同欧阳易华在哪里贫贱度日？要是后者，倒也万幸了。不曾想梁佩瑶活下来了，一个人带着孩子活下来了，一直是一个人……这个梁佩瑶啊！

外交官长于用镇定的神态掩盖内心的风云，谁也不知道沉默着的柯为此刻心里想些什么。

“小柯！”周云桥见柯为一直没有个肯定的表示，又进言道，“小柯，大家这么热心，你不要有什么抹不开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事情就在长沙办。我声明，我不啷面子，人由你自己挑！”

柯为这才撇下梁佩瑶，起身道：“各位，谢了。此行长沙，能见到各位和你们的夫人，我很知足。我是偶然飞来长沙的，我原以为你们该在广州或是海南。在长沙便见到了你们，我很幸运。见到你们，我才真的感觉到我是回来了，回到了自己的祖国……”

他嘴里没说心里想：有梁佩瑶在长沙，我还能在长沙找女人结婚成家么？

三

柯为回到招待所的单人房间，躺在床上，头枕双臂，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……